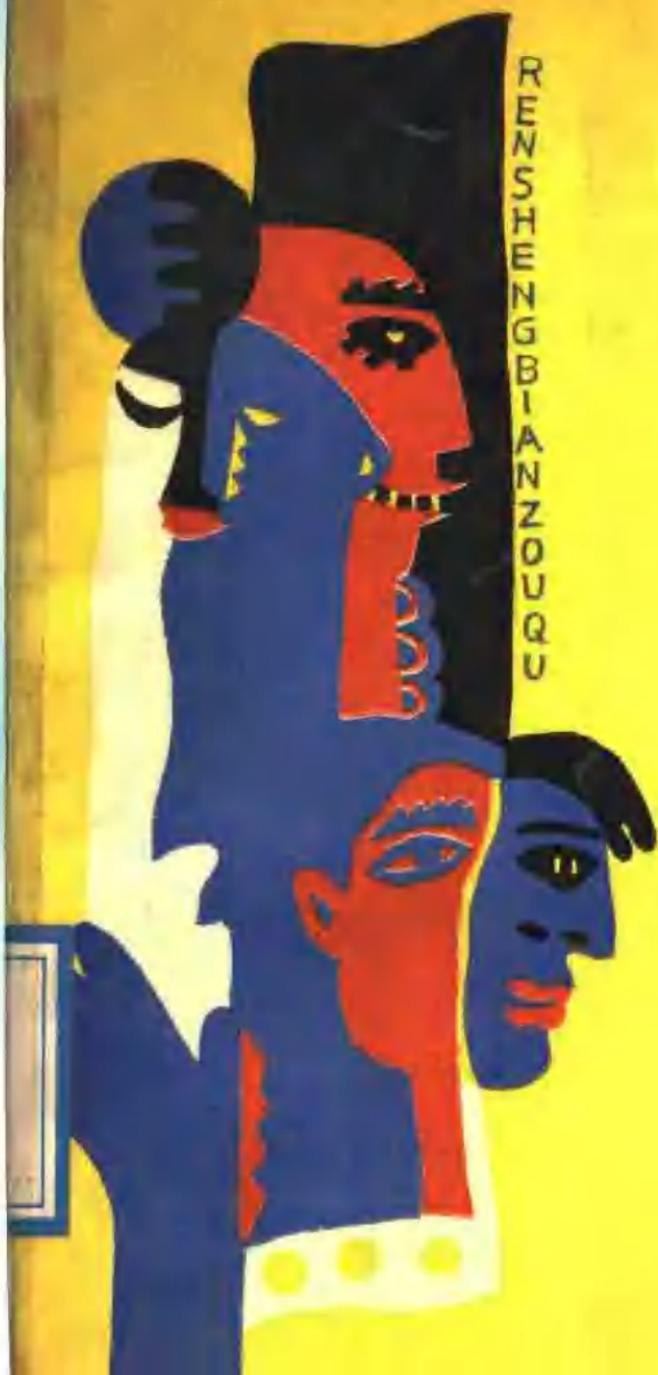


人生变奏曲

孟翔聚

RENSHENGBIANZOUQU



人生变奏曲

孟翔聚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人生变奏曲

孟翔聚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唐山市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25/8 插页3 字数185,000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306-0360-4/I·304 定：价3.40元

序

从维熙

翔聚同志是我冀东同乡，虽然见面的机缘不多，但每次见面他和我谈起的事情，都离不开“燕南渤海”这块乡土。今年岁首，他匆匆来京，不但带来家乡的各种信息，还带来一摞厚厚的文稿——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报告文学集写几句话。乡情浓于酒，我当然答应了。

记得，那是在一九八〇年的年首，翔聚同志作为唐山地、市文联代表，特地邀北京一些冀东籍的作家回故乡讲学。当时虽是严寒冬日，他不辞劳苦地奔波往返，我颇受感动。到了唐山，我因患感冒而发起高烧，在寒夜零点，他找来医生，又是打针，又是吃药。我发现翔聚同志身上，有着一股热诚豪爽，从那时起，便开始注意他的作品了。

他作为一家刊物的编辑，时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作品在各级刊物上问世。近几年，由于改革大潮的推动，他将创作视野逐渐转向了报告文学。这本报告文学集，是他近几年刻苦耕耘的成果。从文章中可以看出，他不仅熟悉冀东这块沃土，并深爱那里的人民，那里的山川，那里的一草一木。在他的作品里，既有发生在冀东的“大事件”，也有不被人瞩目的“小人物”；他热情地讴歌美好的事物，大胆鞭挞形

形色色的邪恶，使作品留下时代车轮的清晰轨迹。虽然，他的作品还不甚圆浑与臻熟，但能看出他在艺术上的奋发努力，也显出一股开拓的蓬勃朝气。我想，这可能是翔聚这个人，留在字里行间的潜影吧？！

写报告文学，需要一种超越自我的胆识。在当今的纷繁社会生活中，一篇短文也可能给作家带来无穷尽的麻烦，小则非议，大则吃官司。这是报告文学作家的苦衷，也是文学创作一条艰险之途。这本集子中的几篇作品都曾引起过不同反响，有的还在中央级刊物上争鸣过。翔聚同志知难而上，这是很可贵的素质。

对于一个奋发向上的作者来说，仅有胆识和一定文学功力是不够的，翔聚同志面前，似摆着一个开拓视野的急迫问题。倘若把眼光放得更远些，倘若能到更多的地方走走，他会写得更好。

作为他的一个同乡，我希望他能挣脱生活的局限，到更广阔的生活中去开掘，写出更有力度更有色彩的作品来。

八九年元月于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报告文学集，集结了作者近年的作品。其中有的篇章，曾在读者中产生过较强影响。《人生变奏曲》、《津源》、《凤凰山下崛起的新城》、《维纳斯，举起你的双臂》等，不仅塑造了一些感人的形象，而且读后耐人咀嚼，有同情，有激情，有反悟，还有沉思……

目 录

序	从维熙	1
人生变奏曲		1
凤凰山下崛起的新城		99
津 源		157
维纳斯,举起你的双臂		201
她飘逸 着泥土的芳香		219
有这样一个爱民书记		234
城内村志异漫话		248
后 记		276

人生变奏曲

我的想法是：永远前进。如果上帝要人后退的话，他会使人的脑后长着眼睛。我们必须永远朝着黎明，青春和生命那方面看。

——雨果

这里是万里长城的起点，这里是龙头高昂的地方，这里有孟姜女忠善的足迹，这里有当代世界的文明之窗，这里是祖国的一颗熠熠明珠，这里有燕赵大地的希望之光……

1984年秋某日，当灿烂的朝霞化作万顷金光，普照大地、融进每个人心头的时候，这座小城发生了一件令四十万市民颇为不解的罕事——他们的一位副市长——一位任命只三个月的副市长，带着全市人民的希望，带着从香港访问归来的欢悦，带着为这座小城招资总额三亿三千万

美元的喜讯，刚刚踏入市府办公大楼的时候，却被一阵急剧的电话铃声唤进某部办公室——

“请坐，副市长”。某部长欲言又止，似乎有些胆气不壮，“D……D书记让我找你谈谈，关于你的党员预备期，已经过了几个月，本应该转正。可是……”他拉开抽屉，手慢吞吞地伸进去……

“是不是因为这个？”“啪”的一声，一沓复印的材料甩在办公桌上。

“啊，怎么到了你手里？”

“总要见面嘛。”他望着那密密麻麻的蝇头文字，不无义愤，“部长同志，我到职三个月，问题一大堆。这材料怎么来的，你们比我更清楚；我究竟得罪了谁，我心里也明白。改革是历史的潮流，失误在所难免，倘若因为改革，迁怒于人……”他逐条据理批驳，满口天津卫腔声如洪钟，震得办公室嗡嗡作响。那神态，似乎和十几年前为夺回自己行将消亡的生命一样，慷慨激昂，耿耿直言，无所顾忌，“我热切地期望着自己的政治生命，渴望尽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，但上述问题能否影响我转正，请组织上考虑吧！”他哈哈笑着，扬长而去。

“此人桀骜不驯，狂妄至极。”这句颇有来头的话，尤如一锤定音，事情更为复杂。

消息传到省里，省纪检书记匆匆赶来：“如果谁认为他不能转正，请慎思之后签字划押！”

大概有人体味出话中内涵，时隔不久，又绿灯大开，一切畅通无阻——几十年的信仰，几十年的追求，几十年的夙愿，在历经磨难，饱受屈辱之后，终于得以实现！

他激动吗？他高兴吗？回答该是不言而喻的。但是，此刻，任何肯定或否定的修辞，在他生命的天平上，似乎都不尽其意，缺少足够的份量！

——他的确兴致勃勃，热血沸腾。但，他没有笑，也没有哭——他懂得其光荣称号的价值，他深知一个共产党员应如何直面人生，开拓未来。

深夜（不，确切地说是凌晨两点），当渤海喧嚣的浪潮，把这座小城的子民们都带入梦乡的时候，他伏案挥笔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

五十年过去，
弹指一挥间。
苦辣酸甜尝尽，
报国到黄泉……

小孩的时候，再加上刚刚进入
青年时期的两三年是生活中最充足的，最优美的，最属于我们的部分
……他不知不觉地决定整个未来。

——赫尔岑

哈尔滨。松花江。太阳岛。
黄烈的童少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他与这座城市，这条大江，这个小岛有着不解之缘。太古街回响过他辛酸的呼叫，江心亭刻下他蜡黄的身影，马家船口留下过他跋涉的足迹……

三四十年代的哈尔滨，是座中外杂居，光怪陆离的城市。对于有钱的富户和高鼻梁、蓝眼睛的外国人，哈尔滨是美丽的，松花江是迷人的，太阳岛是快乐的。但他的童年却是凄凉的，悲苦的。

他几乎没有享受过母爱，也没有过自己的父亲 陈虹

艺的，说书唱戏的，金披彩挂，五行八作，应有尽有，但他无眼光顾。一有空便跑向道外至道里的大街，等拉排子车的过来，把事先拴好的绳子往肩上一套，帮车夫爬上最费力的二里长坡；或是到太古街菜市，看谁忙不开了，抢上去喊一声“掌柜的大叔，帮个忙吧！”给人家看上一会儿菜摊，挣几个钱花；也有时到俄国人饭馆洗碟涮碗，赚两个黑面馒头。

为了挣抢糊口的“生意”，小伙伴们也时尔打架斗殴。他挨过打，也打过人，因为是孤根独苗，自己却常常落个鼻青脸肿。但他并不感到屈辱（他感到屈辱和不解的，是那些比他们大几倍的异种人和有钱人的白眼、讥笑、斥骂、拳头）。这种同伙人的殴斗，给他稚嫩的童心留下了深痛的创伤，即使在数年之后历经磨难、身陷囹圄的日子，回想起这段生活，还常扪心自问：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难道互相残杀是中国人的劣根和习性？……

他从小就是个“乐天派”。虽然饥饿和愁苦的阴影也时尔掠过心头，但一旦喝饱了藉以果腹的大馇子粥，吃完了俄国人“赏给”的黑面馒头，便忘了一切，飞也似地跑到松花江上游泳，太阳岛上游玩，还有时去马家船口钓上几只江蛤蜊，让姥姥炒上一盘解馋的“好菜”。

在他痛痛快快地玩够了之后，肚子又“咕咕”地叫了，他才懒洋洋地迈开双腿，走回家去。

松花江边的夏风是凉爽轻柔的，夕阳是美丽多姿的，朝霞是绚丽诱人的——但这都不属于他，属于他的仍是日复一日的饥饿与愁苦。

每每，这种时候，他一边走着，还一边恋恋不舍地望着

那江波，游艇，霞光，水色；望着那裸身露体的小姐、阔少在江边上打情骂俏；望着那挺胸腆肚的同宗、异种在沙滩上海吃狂饮。此刻，他那幼小的心房，才隐隐约约地感到，世上原来还有“不平”二字，还天真的幻想，有朝一日让天下所有的穷人，都吃得饱饱的，来松花江畅游，来太阳岛玩耍（在他的眼里，松花江和太阳岛是最美最美的啊）……

他过着“拉兹”般的生活，断断续续读到五年级，日寇投降了，哈尔滨光复了。他幸运地考入哈市第五中学。

这是民主政府筹建的一所新型学校，专门招收穷人子弟，吃穿住学校全部负担。校长王又生是党从延安派来的干部，是黄烈接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和终生难忘的师长。他亲自给学生们上课，深入浅出地讲解《大众哲学》、《社会发展史》、《联共（布）党史》、《新人生观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还经常开展“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”、“苏联好还是美国好”、“是富人养活穷人，还是穷人养活地主”的大辩论。小黄烈虽然还不懂其中的许多道理，但凭着朴素的阶级意识和直观感觉，他总是抢着发言。因为学生里不乏富家子弟，辩论中也时有争得面红耳赤，甚至拳脚相伴的场面。

在这虽，他受到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启蒙教育，垒下了“共产主义必胜，共产党必胜”的信念基石。他象走进一个新的天地，心里感到亮堂堂的；他面前仿佛打开一扇透明的天窗，清新的空气一古脑地涌来；他好似看到一幅崭新的图画、一座美妙圣洁的“伊甸乐园”——一个没有压迫，没有剥削，人人平等，互相关怀的世界……

火热沸腾的生活，他感到一下子长大了许多。他离开了相依为命的姥姥，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创建新生活的斗争中

——为学校募捐的腰鼓队，有他的鼓响；搞土改、起浮财的工作队，有他的身影；粉碎反动组织“黄枪会”的游行，有他的呐喊；庆祝东北全境解放的队伍有他的呼声……很快，他成了哈尔滨市第一批儿童团员和青年团员。

伴着“长春解放，沈阳解放”的隆隆炮声，学校里时有大龄同学参军。锣鼓喧天，欢声震耳，一队队青年开赴前线，那是多么馋人的场面啊！他按捺不住了。

“八路军好，八路军强，八路军打仗为老乡……”他蹦蹦跳跳地唱着歌子，找到王校长：

“我也要参军！”

“你年龄还小啊。”

“等大了，全国都解放了。”

“解放了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们哪！”

“我就是要参军！”他撅起了嘴。

“不行！”斩钉截铁，没有一点商量的口吻。

他哭了，躺在王校长面前打着滚。

“起来！”一向温慈的王校长“命令”着，“看你还像个团员的样子吗？”他扶起这位孤苦伶仃的十三岁孩子，“共青团员应当服从组织分配。要知道，我们当前进行着两条战线的斗争，一是打败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；二是在根据地开展一个新文化运动，为建设新中国作准备。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，掌握知识，积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。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。懂吗？孩子……”

“啊……新文化运动……党交给的任务……”黄烈忽闪着两只大眼，笑着跑了……

在哈市五中，他用二年时间突击完高中课程，被选到陶

行知师范学校。他并没有冥灭心头的理想，仍想去当兵——在他心目中，解放军是一块神圣的绿地，共产党是辐射在绿地上的阳光……。

一年之后， he去天津找离散多年的母亲，在大街上看到一则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医训队的招生广告。久藏心头的那块理想的绿地，又一下子萌发了， he马上跑去报名。当招生者见到这位满头大汗、虎虎势势、具有高中文化，又是青年团员的小伙子，立刻收留了他。

he没有去找母亲，却找到了比母亲还喜欢他的亲人。 he穿上了军装，当上了学员队长。真高兴啊！

在他一生的记忆中，这是一段多么幸福的岁月，多么快乐的时光，多么灿烂的年华！

he心里充满了阳光……

洁净上帝的殿堂，当然是应该的。可是今天发觉忙中有错，触破了殿堂的墙壁，现在该回来将墙壁筑好。

——裴斯泰洛济

七月流火。

热，闷热，热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偶尔从窗子外吹进一阵风，也夹着一股湿漉漉、粘乎乎的海腥味。

这是“火热”的年代、火热的月份、一个火热的日子。位于海河解放桥附近一栋大楼的会议室里，更是闷似蒸笼，奇热难耐。密密麻麻的人们汗水淋漓，摇着手中的扇子，但

主持会议者仍嫌“热”得不够，在起劲的加温，追踪那已经过去一年的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季节——

“黄烈，你为嘛反党？为嘛丑化党的领导？为嘛崇拜南斯拉夫？你要说清楚，这是党给你的最后一个机会！”

一连串带着海河腔的“为嘛”，似一发发炮弹，向立在会场前面角落里的黄烈袭来，爆炸在心头。但他毫无反映，象一个僵化的木人，两只黑汪汪的大眼，痴呆呆望着脚下的地板，望着那一汪滴落的汗水——这种“攻心战”已经连续多日了，他知道，不管怎样心地坦白的向党交“心”，也逃不过那一阵阵的语言风暴，那一双双瞪得圆圆的眼睛，那一条条象逃避麻疯病患者一样的匆匆身影。经验告诉池，在这个“舞台”上，他只能以静待动，任凭“导演”调动其他“演员”。

中国人的现代科学技术虽不算发达，但在制造“人工小气候”方面，却堪称世界前茅。当那一发发炮弹落地而未开花，会场死一般寂静过后，接着便是一阵急风暴雨式的呼喊——

“黄烈不老实！”

“黄烈不认罪就叫他灭亡！”

“斗倒斗臭漏网右派黄烈！”

舌尖上卷起的旋风，大概能驱散人们心头的闷热，狂呼乱喊之后，人们似乎觉得凉爽了许多，手中的羽扇停摇了，额上的汗珠不冒了。

此刻，黄烈倒坦然地抬起头，扫视了一下会场——“啊，漏网右派！”既然定了性，就该收场了吧！

果然，“导演”呷了几口茶水，敲起了终场锣鼓：“一

年来，我们商业部直属天津百货站，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。在最近的反右补课中，又揪出了漏网右派黄烈。此人年纪轻轻，劣迹重重。顽固不化，现开除团籍，下放劳动，监督改造，以观后效……”。

懵懵胧胧中，他不知怎样离开的会场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又展开了一场心灵滴血的搏斗。

一九五〇年底，黄烈从公安医训队学习期满。正当结业分配时，童年的饥苦和紧张的军事化生活，使他突发严重的哮喘病，他转业到天津市某医院化验室。

这是一所刚刚接收的“洋务派”医院，大夫们言必称“欧美”，挥笔则“England”。当写满英文的化验单，第一次送到这位土里土气的“小八路”手中时，他象望着八卦图似的不知所以，穿白大褂的中国人耸动了一下双肩，咕噜了一句“Idiot”——他虽然还不懂这句骂人的话，但从那傲慢的神态，奚落的眼光，也完全能体味出话中的内涵。

夜晚，他躺在床上，儿时那高鼻梁、蓝眼睛洋人的讥笑、斥骂、拳头，与眼前“欧美派”国人的白眼、冷落、斥责，叠印在脑海。使他倏忽间悟出了一个道理：饥饿和无知都将被人歧视。他也想起了老校长的谆谆教诲：“要努力学习，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，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……”

第二天，他买来一本《实用医学英汉词典》。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，便一个人藏在宿舍里翻看：啊，“Blood, urine, excrement, phlegm”——血、尿、粪、痰；“White corpuscles”——白血球；“Red corpuscles”——红血球；“Thrombocyte”——血小板……那迷魂阵一样的八卦图，不就这么几个字嘛！进而，他懂得了，只要学会那三